

September 2017

## The Anatomy and Aesthetic on Modernity Fragments: on the Thought Genealogy of Fragments from Simmel to the Frankfurt School

Xiangrong Y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g, Xiangrong. 2017. "The Anatomy and Aesthetic on Modernity Fragments: on the Thought Genealogy of Fragments from Simmel to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4): pp.48-5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现代性碎片的解剖与审美

## ——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碎片思想谱系解读

杨向荣

---

**摘要:** 在齐美尔的审美思想中,印象主义式的现代性审美体验源于对碎片的关注,他在碎片中建构审美救赎路径。齐美尔思想中的现代性审美碎片主题在克拉考尔、布洛赫和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文本中得到了延续与拓展。克拉考尔强调现代性碎片的历史本真复原,布洛赫诉求现代性碎片中的哲学隐喻,本雅明则希望在碎片和废墟的拾荒中实现现代人的审美救赎。关注碎片已成为他们文本中的共同标签和印记,也建构了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碎片审美思想谱系。

**关键词:** 现代性碎片; 齐美尔; 法兰克福学派; 审美; 谱系

**作者简介:** 杨向荣,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电子邮箱: funmo@163.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理论的关联研究”[项目编号: 10CZW007]成果。

---

**Title:** The Anatomy and Aesthetic on Modernity Fragments: on the Thought Genealogy of Fragments from Simmel to Frankfurt School

**Abstract:** In the aesthetic of Simmel, the impressionism styl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comes from the attention to fragments, and he constructs an aesthetic redemption path in the fragments. The aesthetic modernity fragments theme of Simmel continues and amplifies in the text of Frankfurt School, such as Kracauer, Bloch and Benjamin. Kracauer emphasizes the historical natural restoration of modernity fragments, Bloch resorts to philosophical metaphor of modernity fragments, and Benjamin hopes to achieve modern people's aesthetic redemption in the fragments and ruins. Fragments and ruins have become the common tags and marks in their texts, which constructs the aesthetic thought Genealogy of modernity Fragments from Simmel to the Frankfurt School.

**Keywords:** modernity fragments; Simmel; Frankfurt School; aesthetic; genealogy

**Author:** Yang Xiangrong, Ph. D, is a professor a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western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of art. Email: funmo@163.com

---

在齐美尔(G. Simmel)的审美思想中,印象主义式的现代性审美体验源于对碎片的关注,他对现代性都市风格的探讨也源于他对现代性碎片的敏锐感觉。弗里斯比(D. Frisby)指出,齐美尔是他那个时代深刻地领悟了碎片化的时代精神的哲学家(Frisby 331)。北川东子也发现,“本雅明在《巴黎拱廊街》中讲述了关于流行、卖淫和冒险。布洛赫(E. Bloch)在‘乌托邦的精神’中讲述了‘古瓶’[……]在那里我们可以确认、可以追

溯到齐美尔的似乎相识的形象”(173)。事实上,除了上述引文出现的思想之外,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克拉考尔(S. Kracauer)曾是齐美尔的学生,他也醉心于柏林的现代性都市生活碎片。笔者以为,齐美尔思想中的现代性审美碎片主题也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克拉考尔、布洛赫和本雅明(W. Benjamin)等学者的文本中得到了延续与拓展,关注碎片、断片和废墟可以说是这些思想家文本中的共同标签和印记。

## 一、碎片印象中的审美路径

齐美尔是一个审美的印象主义者,而“印象主义者”这一标签也暗示了齐美尔挖掘现代生活的审美文化视角。印象主义这个词是齐美尔关于柏林的审美现代性生活体验。19世纪的柏林不同于巴黎,它体现出技术化城市和文明化城市相融合的现代性表征,同时也是齐美尔文本中现代性文化症候分析的路径。对齐美尔而言,印象主义是现代性生活风格的主要表征,同时也意味着以主观的内在心理去感知和体验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景观。齐美尔关注细节,同时也关注细节背后的意蕴,这意味着对细节的独特性以及细节之间的关联的关注。

齐美尔以一种审美印象主义式的眼光来剖析现代性,他并不关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关注现代性的碎片化叙事,强调从审美心理或印象主义的角度去捕捉现代性的碎片化景观。齐美尔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停留于现代生活景观的各个细微角落,宏观性的整体社会生活在齐美尔眼中被分解为各个微小的碎片化景观。斯卡夫(L. A. Scaff)认为,“从内在感觉出发来体验世界,这是齐美尔心理主义的最终命意所在,而齐美尔也正是力图透过感觉层面去接触灵魂的内在波动”(16)。因此,现代性是一种日常生活体验方式,它是个体对日常生活碎片化景观的心灵体验和内在反应。弗里斯比认为,现代性在齐美尔那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表述: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存在的总体性和个体要素的偶然性得到了相当明确的显露;而与此相反,集中的原则,永恒的因素,则消失殆尽,荡然无存(Frisby 330)。笔者以为,齐美尔关注现代性微观的碎片性景观,这也形成了齐美尔独特的现代性审美路径——经由现代性碎片审美社会总体。在这种经由碎片到总体的审美路径中,也体现了齐美尔审美社会学研究的微观视角。

在《社会学美学》一文中,齐美尔阐释了他关于碎片的 sociology 美学思想。齐美尔将美与辩证法整合在一起,认为日常生活的碎片展示或暗示了现代社会的各种根本性力量,而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审美观照联系了社会的总体性。日常生活对审美敞开,社会总体性也在这种审美关注和深思中得到彰显,如海默尔(B. Highmore)所看到的那

样,在齐美尔笔下,“鉴赏家被社会分析家(‘受过完整的训练的眼睛’)取而代之,社会分析家沉浸在日常生活的无意义当中,他在其中发现了社会总体性的基础性力量。这样一种美学没有消除日常的日常性,相反,它蓄意要在它的核心之中揭示日常性”(69)。笔者以为,齐美尔这里所提出的是“由碎片到达整体”的现代性碎片景观审美路径,他根据社会学互动理论,阐释了现代性碎片彼此间的互动和联系,以及碎片如何建构总体性的宏观社会过程。

通过对碎片的审美关注,进而理解和把握碎片所表征出来社会美学意义,日常生活由此向审美意义转变。经过这样一种转变,日常生活的社会化演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感性主义的社会学美学也由此而生。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碎片化景观并非只体现于社会形式层面,同样也体现于现代人所遭遇的个体生存的诸多方面。可以说,日常生活的社会细微处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图景都被齐美尔分解为现代性的瞬间景观,或者说是“快照”。有学者认为,在齐美尔的视域中,他建构的是审美化学的现代性剖析维度,其目的不在于构建系统性社会理论,而在于对现代性碎片景观的展示,并从中窥见社会总体性(Mommsen and Osterhammel 430)。

笔者以为,齐美尔关注看似最表面的、最不起眼的和毫无连续性的细微之物,他的最终目的却是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考究进而挖掘其背后隐含的社会审美意义。在齐美尔眼中,现代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景观,如桥、门、金钱等,它们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活碎片,而是通向社会总体性的路径,“所有最平庸生活的外部性都与关于生命意义和风格的最终决定联系起来”(Borden 313)。齐美尔希望通过对现代性碎片的收集,进而找到一条通往实在总体性的道路。通过碎片化的审美解剖方式,齐美尔试图超越生活碎片的表面性,实现总体与碎片的最终整合。

齐美尔发现,现代文化中的个体游荡于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感性体验中,他们的游荡“表现了一种审美的特征。他们似乎想从事物的艺术观里,获得对现实生活的碎片和痛苦的超越性的解脱”(Frisby 23)。因此,强调现代生活碎片的审美化,最终目的是实现碎片与所表征的总体的对应。在齐美尔看来,碎片虽然是日常生活的表面

存在,但实际上每一块碎片又都体现着生活的总体,能映射出社会的整体意义。

## 二、碎片历史中的本真复原

齐美尔通过文化社会学分析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解剖日常生活审美碎片意象的大师,作为齐美尔的学生,克拉考尔不少著作也表达了与齐美尔相似的主题,即表现总体性生活世界的破碎性。在克拉考尔的早期文本中,主题就是现代性世界被化约为碎片。对于克拉考尔来说,从碎片出发,可以把握现实世界和发现日常生活的真意,从而为现代人的生存救赎提供有效的途径。

弗里斯比发现,与齐美尔的解剖视角不同,“克拉考尔转向了碎片的凝固物,采用了一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这构成了克拉考尔对现代性的‘边角余料’进行分析的标志性特征:‘对偶然和琐碎事物的敏感性’”(247)。城市体验在克拉考尔的文本中是由碎片式符号组成的迷宫,“一个时代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更多地是通过分析它的琐碎的表面现象而确定的,而不是取决于该时代对自身的判断”(弗里斯比197)。笔者以为,克拉考尔拾取这些逝去的历史碎片,并对现代性历史中的碎片进行物质还原,是因为在他眼中,都市中的每一块碎片虽然是陈旧的,但却是逝去的现代性历史的沉淀,通过对这些碎片进行收集和整理,可以复原现代性的本真面貌。从世俗生活碎片出发,克拉考尔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复原物质世界”这一审美救赎旨归。

齐美尔热衷于展示现代日常生活的碎片,认为碎片散发着审美光晕,最终实现现代性的审美救赎;而克拉考尔则心仪现代性都市中的丢弃物和历史碎片。虽然这些丢弃物和历史碎片不再具有新鲜感和迷人的光环,但对克拉考尔来说,却是解读现代性历史的关键,因而有着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和重要性。弗里斯比认为,在克拉考尔那里,这些被丢弃的日常生活碎片“是现代性已经逝去的历史的部分,是全新事物的部分,就像新事物的更为鲜亮的碎片一样,虽然打着新的招牌,其意义同样有待解释[……]碎片的面相本身,还保留着自身的意义,只不过被掩盖了,因而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克拉考尔的每一分析,都是‘针对日常世界的一个片断,实实在在的这里和现在’”

(250)。可见,碎片在克拉考尔眼里,可以串起历史的脉络,展现被掩盖的社会生活的原貌。他写道:“对于事物的了解有赖于其关于表层的阐释。每个时代的表象与其内在本质往往是相辅相成的”(The Mass Ornament 75)。“现实根本不可能在报告文学这些多少带有主观随意性的系列观察中得到体现。只有对个体观察进行汇总,拼接成一幅马赛克,现实本身才会得以体现”(The Salaried Masses 32)。因此,对现代性历史的挖掘和还原,应当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碎片和片段。对克拉考尔来说,通过碎片来还原物质世界,进而捕捉其中隐藏的审美内蕴和揭示生活世界的真相,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所在。

笔者以为,在克拉考尔的文字中,碎片虽然是历史的散落之物,看似毫不起眼,但却是重建现代性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重建和串联历史的纽带。克拉考尔关注现代生活的碎片,他围绕直接经验到的现代性世俗碎片,力图从世俗碎片中去还原生活本真。克拉考尔以直接经验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为出发点,围绕着高雅文化的边缘区域,去挖掘常常被忽视的世俗碎片:白领职员、酒店大堂、侦探小说、电影等。在克拉考尔眼中,世俗碎片的表面背后内蕴着神圣,通向历史本真的道路寄寓在世俗的日常生活碎片中。

在克拉考尔眼中,现代都市中的白领职员是现代性研究的主题,通过对白领职员生存境况的剖析,可以窥见现代性都市的内核。除了白领职员,侦探小说在克拉考尔的文本中,同样是还原生活本真的现代性碎片。克拉考尔肯定了侦探小说对于生活世界本真意义挖掘的意义,认为侦探小说的世界其实就是对生活世界的影射和曲折反映。侦探小说并非只是对隐藏在表层背后的真实环境的朴素再现,有时候它本身还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环境的情貌。那些看似荒谬的奇幻电影,却是社会生活的白日梦。在梦中,本真的现实浮出水面,而那些曾被抑制的愿望也得以展现。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的主题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在他看来,“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3)。在克拉考尔看来,电影偏爱捕捉稍纵即逝的生活片段,描绘倏忽如朝露的生活场景。而且,电影并不止于对碎片与细节的发现与展示,它还能带来画面之

外的思考,电影通过分解为人们所熟知的生活情景,可以使我们留意到曾经被忽视的元素或景象。

克拉考尔围绕着白领职员、旅行、侦探小说和电影等世俗生活领域展开剖析,他倾向于对世俗生活表层现象的凝视与剖析,继而还原生活的本真。这些世俗生活世界的表象在克拉考尔眼中,实际上却是现代人还原和通往生活本真的入口。克拉考尔从碎片出发,关注日常世俗生活,最终旨在复原现代人的本真生存状态。在他看来,只有与事物直接沟通,亲近现实世界,才能走出抽象化的危险,帮助人们实现审美救赎。

### 三、碎片哲学中的隐喻挖掘

齐美尔诉诸日常生活的碎片,以此呼唤生活的总体性。布洛赫也强调社会的“总体性”,渴望挖掘社会存在的总体性意义,但他的兴趣更聚焦于生活碎片所焕发的隐喻和含混意义。布洛赫对碎片的关注体现在两个方面:碎片化的隐喻式语言风格;阐释零碎的日常生活琐事。

布洛赫的文本内容是由各种各样的自造词语以及大量的修饰组成,这种碎片式的语言风格使其作品充满了隐喻和含混。他的《希望原理》就是用碎片化方式写作出来的哲学著作,《痕迹》则关注离奇的体验和零碎的日常生活琐事。布洛赫的文本往往通过堆积日常生活琐事、文学和哲学的材料来展开论述,简单的论述中穿插着巴洛克或其他华丽语言风格。在布洛赫的作品中,文本的碎片化形式构成了对理性主义现实和实证主义世界观的解剖,而这种文本风格往往使读者不敢随意展开评论。

布洛赫对齐美尔的碎片思想情有独钟,对此,夏凡在研究中发现,“齐美尔对不可见的直接性(‘当下瞬间’)的强调、关于灵魂的普通阐释学计划、关于‘不再意识’的概念,多少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布洛赫开始学习去关注那些微不足道的实在性,并以一种不断增长的强烈责任感密切注视着尚未解决的现实之间的联系”(23)。虽然如此,但布洛赫所言的碎片与齐美尔等人的碎片还是有所区别。在齐美尔那里,碎片有着或多或少的缺乏,它们是资本主义物化文化的载体,齐美尔希望通过碎片揭示其中所体现的“物化”总体性,而在布洛赫的思想中,不管碎片是什么样的,它所

呈现出来的世界总体性是“好的”总体性,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总体性,这也是“希望原理”命题的基本含义。这样的总体性并不完全由碎片构成,碎片只是通往总体性的一条通道,而不可能构成全部的总体性。

阿多诺(T. W. Adorno)认为,布洛赫是表现主义哲学的代表,他的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那些突破了生活僵硬外壳的观念,他的哲学目标有着明确的客观性。他的哲学思想是直接性的语言表现,但言说方式却是表现主义的(210—11)。布洛赫以敏锐的目光去关注和捕捉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琐碎意识和碎片现象,并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细微末节和司空见惯的碎片展开精辟分析。日常意识、生活世界、幻想形态以及各种空中楼阁般的碎片形态都是他的分析对象。布洛赫尤其偏好对社会生活具有潜移默化影响的各种幻想形态,在他看来,这些幻想形态所具有的日常生活意识能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对个体、社会和阶级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对实在的客观断面而言,这个断面在自身空位上特别透明,但其碎片和跳跃不是跳入虚无的黑暗,而是面向尚在期待的充实。于是,它在每一个断面上形成自身的痕迹,而作为残片本身,这种痕迹是绝对擦不掉的。相反,这种痕迹提示自身生产的过程,向客观过程实在展示这一特殊的美学方式”(金寿铁 299)。

与齐美尔不同,布洛赫更倾心于碎片中含混的哲学隐喻。在布洛赫看来,每一种伟大的艺术,最终都会化为本质的碎片,就如完全封闭的、不与其他民族艺术交流的埃及艺术。伟大的艺术将艺术作品一一登记,由此成为合法的碎片性,即物质碎片性。布洛赫认为,对艺术碎片的关注,进而奠定了审美乌托邦的基础。物质的碎片性“存在于所有终极类型的作品(例如歌德的《浮士德》、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之中,凡是在‘未完成的可能性’能够让已完成的作品变得更伟大的地方,都有这种碎片性的身影[……]没有这种成为碎片的潜在力量,美学想象当然照样能在世界上被充分感知,比人类的其他任何统觉都充分,但它终究会毫不相干”(夏凡 87)。在布洛赫眼中,世界本身是由碎片构成的混乱,它是一种未完成状态的碎片状态。艺术作品的存在即从碎片现象中挖掘现实的真实存在,文本的现实性不是表现在图像与反映的类似性上,而表现在从碎片中挖掘存在

的现实性或哲学隐喻。

布洛赫发现,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有许多碎片被丢弃,但这些被丢弃碎片的形状,却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寓言文本,是现代生活总体性的象征。每一个碎片都对应着一个实在性的客观生活,它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客观断面。这个断面在体现客观断面上有着透明性,但这并非意味着虚无,而是对未来的期待,是未来的希望的充实。因此,虽然碎片是透明的,但它所存在的每一个断面都会留下自身的印迹,这是存在于碎片自身而永远擦不掉的印迹。布洛赫坚持认为,这种印迹一方面展现出自身生产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以审美乌托邦的救赎方式,通过客观化的日常生活透露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义。

#### 四、碎片拾荒中的审美救赎

作为齐美尔的学生,本雅明的文风也明显带有他老师的碎片化风格,他采用“文学蒙太奇”的处理方式去感受城市生活中的碎片,进而建构现代人弥赛亚式的审美救赎之路。

伊格尔顿(T. Eagleton)曾对本雅明的文风有着详细的描述。“本雅明的文风因其连词稀少而独树一帜,因此,他写的句子不是相互修饰或进一步解释,而是彼此紧挨着,但丝毫不觉彼此的亲密存在,于是构成了一幅别具匠心的镶嵌画,而读者似乎在阅读的任一时刻都能长驱直入”(98)。在本雅明的笔下,他所追求的并非没有丝毫勉强和障碍,并非如行云流水般那样和谐,而是强调中断、断点、停止和非连续性。在他看来,对已经熟悉的流程和逻辑性的存在的打破和中止,以及对无法持续下去的瞬间的强调,才会超越一般的时间轴,通达事物的本质和真理所在。本雅明喜欢收集散落在被破坏和充满死亡气息的被造物世界中的碎片,并从中挖掘新意义。他重新对碎片进行整理和排序,以此来救赎碎片并让其焕发出新的魔力。这正如莱斯利(E. Leslie)所言,“任何点滴的写作,哪怕几个手写的字词,都可能是他所说的进入‘世界这个大剧场’的门票,因为那是‘整个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微观宇宙。随便乱画的毫无意义的一片纸都是进入无意识的门口,里面的世界比个人的世界大得多”(95)。

本雅明和齐美尔一样,也注重在微小而琐碎

的现代生活中捕捉现代性城市中的流动时光与生活细节。在“拱廊街计划”的现代性史展示中,本雅明希望通过拾荒的方式,通过收集到的现代性废弃物或“垃圾”通达现代性的历史深处。海默尔写道:“捡破烂的人由于现代化而变得过时了,他们为了勉强活下去而斗争,在那些已经被贬值、已经被时代废黜了的东西中间寻找价值。现代性的瓦砾因为它的使用价值而被洗刷一净。对于把日常生活理论化来说,正是在这里,捡破烂的人和文化历史学家之间进行的类比具有重要性”(106—108)。本雅明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堆积如山的废弃物中挖掘现代生活的本质,他试图通过日常生活中零碎的贫乏素材来理解现实和阐释现代性。

笔者以为,本雅明与齐美尔分享了共同的现代性主题,他们都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贫乏素材,即碎片的现代性史学价值。本雅明将自己视为现代性的拾荒者,“拾荒者”是本雅明形象的最主要特征,更是在现代性考察中对自我身份的表征。不同于宏观层面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的记载,本雅明尽最大可能地让现代性历史建构中宏大叙事的微观层面显现出来。本雅明在空间中将拾荒而来的碎片按已有等级制度之外的顺序重新排列,并尽可能地打破碎片出现的时序,强调碎片展示在时间上的非连续性。

本雅明曾描述自己为一个“破坏型性格的人”,认为他的任务就在于将世界化约成碎片,将存在的世界支解成废墟。在他看来,现代性就隐藏在那些被拼贴成瓦砾般的现代性碎片中,这些新奇碎片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世界的最后余烬”(195),它们并不铭刻为资产阶级的丰碑,而是形成了一连串的历史废墟,而他的目标就是要像历史学家一样将这些历史废墟上的碎片缝合并展示出来。本雅明追随着齐美尔的足迹,时刻关注着现代性都市中的街道碎片景观。在对波德莱尔笔下的19世纪巴黎日常生活展开分析时,本雅明通过对拱廊街上游荡的游手好闲者、拾垃圾者和妓女等形象的关注,缔造了资本主义商业大都市中流动、奇幻和充满活力的“蒙太奇”碎片景观。

在论及波德莱尔的著作和规划其庞大的“拱廊街计划”时,本雅明谈到了他的“现代性的史前史”计划。本雅明认为支撑着这个宏大计划的是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日常生活体验。本雅明写道:“我什么也不说。只是展示。我不想带走任何有

价值的东西,也不允许自己杜撰什么聪明的词句。只有废品和废料:我不想去清点,只是通过唯一可靠的方法让它们各得其所:我要利用它们”(沃林 25)。在沃林(R. Wolin)看来,本雅明的《单向街》没有一个集中讨论的主题,完全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意象、思想、画面拼贴而成的大杂烩。但恰恰是这种碎片化意象的描绘,通过直达社会的本质。“它们开始于日常生活中某一看似琐碎的视角,结束于对当代社会生活轨道更为全面的评论。正是在《单向街》这样的作品里,他有口皆碑的‘细节思考’能力——他浓缩特殊事物直至普遍性从中彰显出来的方法——得到了展示”(122)。

本雅明对现代都市体验怀有极大的热忱,他力图展示出在现代性进程中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独特精神体验与文化经验。从本雅明围绕“拱廊街计划”所写的几篇论文的主题来看,他实际上是想绘制 19 世纪现代性都市的地图,并将巴黎日常生活所有被遮蔽的现代性碎片展现出来。本雅明在 19 世纪的巴黎的拱廊街上挖掘了大量的现代性碎片景观:游手好闲者、收藏家、人群、拱廊街、时装商店等。这些景观既是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的内容或元素,也是他所痴迷的对象。在他看来,19 世纪的巴黎是现代性被展示得淋漓尽致的都市,也是现代人实现弥赛亚审美救赎的关键。巴黎是闲逛者的视觉、收藏家的触觉、妓女的步伐、拾垃圾者的目光汇集的现代性场所。这些人在巴黎的都市中游荡,他们来回穿越于都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投向散落在都市不显眼之处的现代性碎片景观。本雅明希望通过这些碎片去挖掘现代性本质,在他看来,这些碎片虽然是单一的存在,它们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但这些碎片上隐藏着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秘密,而现代性的本质就寄居于这些新奇的碎片化景观中。

## 五、现代性碎片谱系的批判性反思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和考察了资本主义发达时期欧洲各大都市中涌现出来的现代性碎片体验。齐美尔认为,要体验和把握都市现代性,必须借助于对现代生活碎片的感知和体悟,努力去捕捉那些片断性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并从中体悟日常景观的审美内蕴。克拉考尔围绕着碎片、世俗与复原等概念,展开了关于现代人生存救赎

的思考。布洛赫希望通过现代性碎片来解读其中的哲学隐喻和含混,进而救赎人性碎片化了的社会。本雅明的文字弥漫着一种弥赛亚式的救赎情怀,他的任务在于从现代性的废墟中拯救和建构被打碎了的传统。虽然他们对现代性碎片的阐释路径和理解方式不同,但他们都强调对个体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碎片化经验进行描述和捕捉,力图呈现经验背后的真理,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异化现实中现代人的审美生存救赎。

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于体验外在世界,而现代性体验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确定性。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碎片诊断路径,立足于从都市生存的现代性体验这个维度来考察现代性,无疑都强调了现代个体对日常生活的碎片化体验。他们通过把“探测器”放入这些日常生活上的“瞬间”来洞察现代性的主题,进而从生活的个别现象中找到现代性的整体意义。在对现代性经验的阐释上,他们采用了一种微观视角而不是总体性视角,而这种对现代性碎片的微观体验式诊断无疑在当下社会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当下文化的外在表征就在于各种各样生活碎片的交杂与混合,这在消费主义的图像时代表现得更为显著。后现代世界不再是有序的整体,而是断片的镶拼组合,是零落无序的碎片组合。后现代叙事往往以“破碎性”“零乱感”“非完整性”为其宗旨,从而描绘出一幅破碎的世界的镜像。在其中,每一块碎片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独立存在,碎片总是通过某种方式与社会文化的总体性意义连接起来。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目标是要像史学家那样唤醒现代性都市的梦境,把那些废墟上的碎片缝合起来。他们想要通过对都市意象的解构,彰显碎片意象背后的隐蔽之物,让不连续或随之而来的可能性显现出来。齐美尔描述了现代都市生存的碎片化体验,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经历和实践着这些体验,并视其为审美救赎之途。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学者钟情于从碎片或废墟中实践审美救赎,街头漫步和都市闲逛成为他们眼中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美学姿态,这种美学姿态的核心是碎片体验,而在这种美学姿态支配下的碎片化审美生存与体验也必然是一种现代性审美精神的体现。他们关注碎片化的现代性日常生活,其目的也与齐美尔一样,立足于挖掘和清理现代性碎片,并基于此从审美的维度对现代性中

支离破碎的总体性进行整合和复原。

笔者以为,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现代性日常碎片的隐喻挖掘,无疑把握到了现代性日常生活的脉搏所在。毕竟,社会的总体性意义并不完全存在于重大的事件之中,而往往来自日常生活中微小的、无足轻重的碎片。而且,对碎片的关注强调摄入大量的日常生活现象以及局部的细节和微小之处,而这些与宏大叙事所重视的所谓历史重要景观是迥然相异的。因此,恰恰是当下文化和审美艺术中这些最不起眼的碎片和细节,却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审美文化的根本。从这一角度来说,关注日常生活、关注生活的细微之处,实际上为当下审美艺术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或历史小叙事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论。

从审美的维度来看,以社会碎片作为现代性审美分析的出发点,通过对现代性日常生活碎片的审美转换,日常生活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碎片,而是内蕴着现代性审美生存内蕴的社会解剖面。现代性碎片本身也呈现出审美内涵,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潜藏着释放绝对美学价值的可能。飞逝的碎片就是生活的本质,从生活表面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深入到生活的本质深处,而生活中的一切看起来似乎最为平庸的外表,最后都会通往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内在终极本质,即生活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是一种审美化的总体性,同时也是现代生活的一种审美观照。

####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 Adorno, T. W. .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1.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orden, I. . "Space beyond: Spatiality and the City in the Writings of Georg Simmel,"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2 (1997): 313 - 35.
- 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赵玉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 Beichuan Dongzi. *Simmel: Survival Form*. Trans. Zhao Yuti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2. ]
-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 [ Benjamin W. .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Zhang Xudong. Pek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
- Frisby, D. . *Georg Simmel: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1. London: Routledge, 1994.
-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 [ Frisby, D. .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Trans. Lu Linhui. Peking: Commercial Press, 2003. ]
- 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 [ Highmore, B. .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Wang Zhihong. Peking: Commercial Press, 2008. ]
- 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
- [ Jin Shoutie. *Truth and Reality: Research of Ernst Bloch's Philosophy*.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Kracauer. S. . *The Mass Ornament: Weimar Essay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The Salaried Masses: Duty and Distraction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Verso, 1998.
- 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
- [ Kracauer. S. . *Theory of Film*. Trans. Shao Mujun. Peking: China Film Press, 2006. ]
- 莱斯利:《本雅明》,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 Leslie E. . *Walter Benjamin*. Trans. Chen Yongguo.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 Mommsen W. J. , and Osterhammel, J. .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 Scaff, L. A. . "Weber, Simmel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Sociological Review* 36.1(2011): 1 - 30.
- 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吴勇立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 [ Wolin R. .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Trans. Wu Liyo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 夏凡:《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 [ Xia Fan. *Utopia Hope in Distress: Tex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to Bloch's Early and Middle Philosophy*. Pek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8 ]
- 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郭国良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 [ Eagleton T. . *Walter Benjamin*. Trans. Guo Guolia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

(责任编辑:王嘉军)